

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

列 島 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

列 島 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

列 島 編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12 · 字數 280,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3,000 定價(9) 1.50元

統一書號 11002·217

—

校對者：張伯坤等

編者的話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序幕。解放以後，在這方面，除專書外，報刊上也發表了不少的文章。為了便於對鴉片戰爭史研究情況的了解與有關文章的參考查閱，我們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七年底止全國各報刊發表的有關兩次鴉片戰爭的文章，選輯了這本專集。

我們搜集到的這方面的論著和史料，共八十多篇，其中有些文章內容相近，有些已經刊入專書，為了避免重複，我們只選錄了二十四篇，沒有選入的文章，編成目錄附在書後。

本書在編選工作上，一定有不少的錯誤和缺點，希望讀者指正。

編者

一九五八年二月於北京

目 次

編者的話

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烟販們是英國侵略中國的主謀…… 齊思和(1)

鴉片販子的美國人! …………… 陳慶華(7)

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 嚴中平(17)

鴉片戰爭前清政府的“禁烟問題”…………… 來新夏(79)

鴉片戰爭以前英船阿美士德號在中國沿海的偵查

活動…………… 南 木(108)

第一次鴉片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來新夏(113)

試論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矛盾的的特殊性…………… 鄭昌淦(142)

從鴉片戰爭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國軍事工業…………… 陳大釐(161)

五口通商時代瘋狂殘害中國人民的英美“領事”和

“商人”…………… 嚴中平(186)

一八五八年以前美籍傳教士在中國的侵略活動…………… 余繩武(200)

“浮動地獄”里的滔天罪行…………… 嚴中平(207)

十九世紀中葉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掠奪中國人民的

罪行…………… 余繩武(218)

美國佔領廣東淇澳島的陰謀…………… 陳慶華(226)

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廣東人民的反侵略鬥爭…………… 戴學稷(229)

廣東人民在三元里抗英鬥爭簡史(節錄) ……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276)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東人民反對英國租地的鬥爭…………… 趙矢元(296)

一八五二年厦門人民对英国侵略者掠卖华工罪行 的反抗运动.....	田汝康(302)
一八六〇——一八六六年潮州人民反英国侵略者 入城的斗争.....	何若鈞(309)
鴉片战争期間广东人民抗英斗争遺迹調查校勘記.....	刘云輝(321)
魏源——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国先进思想家.....	馮友兰(325)
——紀念魏源逝世一百周年	
伟大的爱国者林則徐.....	胡思庸(333)
馬礼逊父子.....	郑天挺(354)
第一个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侵略者——李泰国.....	施 瑛(361)
英国史里边的鴉片战争.....	齐思和(364)
附录：未收論文目录.....	(374)

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烟販們是 英國侵略中國的主謀

齊 思 和

英美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們，為了粉飾英美用鴉片毒害中國，進行侵略的罪行，竟歪曲歷史，捏造出“鴉片戰爭並非因鴉片而起”的胡說。但是這種企圖是徒勞的，他們的狡辯絕對掩蓋不了當時英國以海盜式的暴行對中國強賣鴉片的事實。由當時林則徐、黃爵滋、許球、朱樽等人的奏折中，和當時人民的“防夷公檄”、“三元里等村痛罵鬼子詞”，等文件，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當時各社會階層對於英國的侵略行為是如何地痛恨憤怒。從當時的英方文獻中，我們更可以看出，這次英國為要更大量地向中國傾銷鴉片而發動的侵略戰爭，是一直在受着英國的一群烟販們的煽動和策劃的。

還在一八三三年，英人在廣州出版的刊物“澳門月報”上就發表了一篇署名“英國商人”作的文章，建議英政府當局，從速放棄對中國的穩健政策，他主張採取強硬的态度。這篇文章據說就是出於著名烟販查頓之手。自從中國方面的禁烟運動加緊以後，他們認為向中國挑釁的機會已到，更加強活動，煽動戰爭。到了林則徐赴粵查辦時候，他們的代表們便在倫敦向英外交大臣巴麥尊要求馬上對中國用兵，要以武力為他們的毒物打開更大的銷路。凡是一切對中國作戰的計劃，從兵艦水手的數目，以及南方作戰、北上投書的計劃，和五口通商、香港割讓等要求，烟販們於一八三九年早已籌劃成熟，提交與英政府，英政府以後即以這計劃為侵略中國的藍圖，並且印成藍皮書，以供英統治階級的參考（一八四〇年八

月)。

当时在广州最著名的英国鸦片贩子是查頓、顛地二人，美国最著名的鸦片商是旗昌行。所以林則徐一到广州，即要扣留“历年贩运鸦片之奸商查頓、顛地二人”。但是查頓已經邓廷楨驅逐回国，只有顛地尙在广州。近年查頓鸦片商行的全部档案已归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共有粘贴的函件七十七册，又六十八箱，賬簿与日記共六十六本，其規模之大，可以概見。英人考力士已根据这些資料，写成“外国土”一書。由考力士的撮述，我們可以看出：这些鸦片贩子是如何地狡詐无賴，无法无天，而英国在广州的传教士，如著名的郭士立等一方面传教，一方面推銷鸦片，是如何的虛伪无耻。查頓等归国以后如何叫囂战争，策划侵略，导演英政府对中国的进攻。这些全都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惟利是图，損人利己等恶劣的本質。

維廉·查頓，苏格兰人。他本是一个牙医，在印度靠着投机賺了不少錢。一八二二年来中国，参加麦尼克公司，当时最大的鸦片走私公司。查頓为人狡詐机智，胆大妄为，中国人称他为“铁头老鼠”，可見其无賴的程度。一八二八年，他又創立查頓·孖地臣公司，成了广州最著名的烟販。邓廷楨的奏折中也說：“躉船所貯鸦片，多半系其經營……虽数十年来，卖烟不自該夷始，而該夷实为近年渠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頁二十四上）林則徐的奏折中也說：“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該夷为祸首。”（“林文忠公政書”乙集，卷一，頁五上）

查頓和他的伙友不但在广州的伶仃島大量躉售鸦片，他們又开創沿海岸北上推銷的办法。当时困难的問題是語言。作这走私冒险的勾当，不通語言，当然困难。当时在广州精通中国語言的英国人，最著名的是馬礼逊，是英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譯官，一方面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传教；一方面替公司批售鸦片。但他不能出

外，并且不久死去。此外还有一个普魯士传教士，查理士·郭士立，他会說广东話，在广州附近传教兼行医，散布耶穌教書。查頓打听出他既能說中国話，又久住中国，通达风俗人情，便想請这位宗教家合伙私卖烟土；郭士立接到“多多分紅，从优报酬”的信，早已心花怒放，欣然应允了。从此以后，郭士立便作了著名烟販查頓的忠实而得力的工具，出入中国沿海，进行大規模的走私。

一八三三年郭士立又乘船北上，銷售烟土。这一次卖了值五万三千英鎊的銀子。船长馬凱对于郭士立的“努力忠心”，极为贊許。鴉片公司的档案中存有一封表揚这位宗教家的信：

“郭士立博士給我很大的帮助，現在生意越展开，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現在在青州的买卖可以說是有穩固的基础了，虽然中国官吏有时还来干涉。”

在另一封信里，馬凱船长叙說这位宗教家郭士立应付中国官吏的方法：

“郭士立穿上最講究的衣服（这是他应付这种場合的习惯），帶領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他大声威吓，命令中国官吏赶紧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們毁灭。吓的中国官吏急忙逃去，連声說因天太黑，未看清楚，以致走錯。以后再也不敢来了。”

用这种方法，赶走了中国的官吏，銷售了大量鴉片，发了橫財，郭士立感謝上帝的保佑。他写道：

“航行了六个月零九天，我們于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返回澳門附近的伶仃港，感謝上帝的慈悲，使我們从危险的航行中得致解救。”

这便是郭士立这般人的宗教，这便是他們在中国传教的目的！

一边进行鴉片走私，一边向中国人传教，在他們的眼里，不但

是并行不悖，直是相得益彰。因之在另一次中国沿海的航行中，他們一方面卖大烟，一方面又散布英人馬礼逊牧师所譯小本聖經，于是卖烟和传教結合起来了。因之郭士立成了英国侵略中国的忠实工具。在鴉片战争中，他給英方效了大力，竟成了英国的官吏。郭士立既然如此发迹，他的雇主查頓，更成了太富翁，成了“名人”。

对中国的鴉片貿易是英东印度公司有計劃地在进行的。印度出产鴉片虽有长期的历史，但在十八世紀以前还微不足道。在海斯定斯任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总督时（一七七二——一七八五），才与英国国会协商，强迫印度人大規模地种植鴉片，由公司以低价全部收买，拍售予英商，由英商对中国进行走私。这宗专利，日漸发展，成了印度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在一七九三年，印度政府由这方面每年的收入是二十五万鎊，一八〇九年增至五十万鎊，一八三二年增到一百万鎊，等于印度政府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一。英商不但用鴉片換去了中国的茶絲鉛鋅等重要物資，并因对中国的貿易关系由入超而轉为出超，并換走大量的現銀，致酿成中国方面銀荒的現象。英政府由茶稅中又得大宗的收入，仅蒲利斯托尔市一家茶叶入口公司自一八三四到一八三九向英政府納了一百万英鎊的稅金。而且印度烟农卖出鴉片，賺得現銀，才能有錢購買英国的紡織品，吸收英国的傾銷貨物。据藍皮書所載一八三七年七月一日到一八三八年六月三十日財政年度中英間在广州的貿易关系是这样的：

中 国 对 英 輸 出 是：	茶	9,561,576 元
	絲	2,052,288 元
	其 他	976,060 元
	每元折合四先令計：	12,589,924
		3,147,481 鎊
英方用以償付中国入口的制造品：	金 屬	620,114 鎊

棉織品 1,640,781 鎊

鴉片 3,376,157 鎊

合計 5,637,052 鎊

中國入超 2,469,571 鎊

因之造成中國大量現銀外流的嚴重現象，據藍皮書的統計，這一年度，單自廣州一地流出英方的銀元是八，九七四，七七六枚。因之，在英政府積極支持下日漸增長的鴉片貿易，勢必吸干了中國人民的血，來養肥英國的剝削階級。

慣于損人利己的英國大資產階級，不但不以販運鴉片、進行走私為可耻，反而認為這些大烟販們是道德極高的紳士。這便是英人引以自負的英國文明！大烟販既成了英社會的領袖，因之查頓、顧地等都成英國的“名人”，擁有很大的政治勢力。但是大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貪欲是永遠不會滿足的。他們以為過去東印度公司、英國國會的對華政策太軟弱，太保守。他要求英國用武力來迫使中國接收英國的條件，使英國的商品，印度的鴉片，在中國自由傾銷，然後由剝削中國進而統治中國，而進行更大的榨取。

一八三九年一月三十日，查頓在林則徐到達廣州之前，回到英國，進行政治活動。九月二十七日他第一次見到了巴麥尊，在他給他的伙伴孖地臣的信中提到他與巴麥尊會見的情形。他帶着地圖表解等資料，向巴解說中國的情形，以及用兵時所需要的船只的數目，兵士的多少。在這件信的收尾，他滿意地向孖地臣報告，外相決定要用武力了。

這時對華貿易有關的英國商人紛紛向政府上書，叫囂對中國進行武力侵略。九月三十日三十九家曼徹斯特市紡織工廠要求政府採取緊急手段，保障貨物安全。十月一日九十六家倫敦公司要求政府宣布政策。利物浦市卜賴克卜恩市的工商界也提出同樣的要求。查頓見工商界已行動起來，遂更向巴麥尊提出具體的對華

作战計劃，其要点是：

1. 海軍需要主力艦兩艘，巡洋艦兩艘，輪船兩只，運輸艦以能轉運七千兵士為度。

2. 封鎖白河口以威脅北京。

3. 要求中國賠償二萬箱的煙價，并向英國道歉。

4. 除廣州外，并要求开辟厦門、福州、宁波、上海為商埠。

5. 先占据一海島以作要挾，等条件承認后，再行退還。

同时，另一著名鴉片販子韓德森也提出了用兵計劃；而被鴉片貿易养肥了的倫敦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各大公司所提出的計劃也基本相同。并且包括白河投書，割讓香港等事，更为具体。

以后的鴉片战争就是依据这群鴉片商人們所提供的作战計劃而进行的。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当时英方的資料，我們便感觉到一些不法奸商們对于中国方面的情况是如何地熟悉，他們的情报規模是如何宏大。当时京报邸鈔中有关于禁烟或对外貿易的諭旨奏折几乎都已翻成英文。許乃濟、黃爵滋、許球、朱燮、林則徐的奏折都經過他們仔細地分析研究。現在朱燮的奏折原文已找不到，“中西紀事”中所摘錄的許球的奏議也仅是一小段，但是在英文的“澳門月報”中仍保存着這兩篇名文的翻譯。郭士立借着在沿海販賣鴉片的机会，将中国自廣州灣以至渤海灣的形势險要，探查极詳，战争开始以后，攻鎮江以断漕運的孔道，白河投書以威脅清廷，这些毒辣的計策，都是由这般人提供的。

事实証明，鴉片战争时期，英国烟販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主謀，英美資產階級的“历史家”企图歪曲历史，是妄費心机的。

（原載光明日報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鴉片販子的美国人！

陈 庆 华

白皮书漏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九四九年所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这部白皮书里說：“美国人民与政府对中国的关切，可以在我們的历史上追溯到很远的时期。……这种友誼是可以有許多年来的种种事实予以証明的。”但是白皮书里的“种种事实”，只是从一八四四年望厦条約說起。在这以前，从美国建国算起，对中国也还“关切”了有六十多年之久，艾奇逊先生不知道是貴人健忘抑或是有所忌諱，竟是一概略掉，并不“追溯”上去。为了“証明”美国的“友誼”与“关切”，我們实在應該代为“追溯”一番。

从建国起就注視东方 美国自一七七六年宣布独立以后，跟英国进行了好几年的革命战争，到一七八三年英国才承認了它的独立。同时它被排出了英国的殖民地系統。在当时普遍的重商主义壁垒下，对英的貿易当然由英国垄断，美国也不再可能跟英国的殖民地自由通商，連原来和英国建立有貿易协定关系的別的国家，美国也不能再去。美国貨品不能再运到西班牙或非洲去，也不能再去販賣黑奴。很自然地，美国人把眼光轉向了广大的东方。

“中国热” 就在一七八三那年，第一只美国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 自紐約出发开向广州。一趟回来，淨賺百分之二十五。立刻引起了許多船接着开来，当时获利之丰，以一七八五年开来的“試驗号”Experiment 船为例，这船从紐約載了值八千八百六十英鎊的貨物，到广州售得一万九千英鎊，在广州买成茶叶、

印花布和瓷器，回紐約竟售得三万七千英鎊。这种好生意造成了美国人来中国的狂热，当时称之为“中国热”China fever。

“爱国热的毛病” 他們是用什么方法在中国做生意的呢？有一位历史学家斯蒂尔 C. C. Stelle 說得好：“在美国立国开头的那些年中，对于外国海关法規的欺詐破坏，如果不是美国人的特长，至少是一种爱国热的毛病。走私成为美国商业上普遍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很早就使用到对中国的貿易上来。”象一七九一年波士頓的頗金斯公司 J. & T. H. Perkins Co. 写信指示所派到广州去的船長說：“最好把皮貨在(珠)江口卖掉，可以免得被抽稅。”一七九三年广州的海关在澳門附近查获五条走私漏稅的商船，其中四条是美国船。美国人来中国走私犯法，并不只是“立国开头的那些年”，以后几十年在中国販鴉片，完全都是走私，而且是武装走私！

对华关系主要是毒害中国人民 乘那只“中国皇后号”最先来中国的，有个司貨的名叫蕭 Samuel Shaw，他回美国后写了一册游記，說到“优厚的利益”可以从販鴉片获得，这在中国有“很好的銷路”，这可以“走私而又极其安全”。这位蕭先生不久便被派为美国駐广州的第一任領事。經過这样的公开宣传，美国人当然要努力来中国走私販鴉片。但是，产量最多的印度鴉片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严格控制垄断之下，別人休想随便分潤。于是美国人便不惜繞大半个地球从土耳其波斯去运鴉片来。一八〇五年駐土耳其土麦拿的美国領事在报告書中說，这一年有三条美国船装着鴉片开向广州。此后逐年都有記錄，数量自也增多。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在一八〇七年不禁就叫起苦来，告訴倫敦政府說：对这些新来的美国竞争者，“若不加以制止，将严重損害英国的貿易”！据东印度公司的估計，一八一七年美国人运来中国的鴉片达一千九百担。这一年各国运来中国的鴉片总数是四千五百担，美国鴉片就占到百分之四十二！这一年在对华貿易輸出入的总数上，美国就

已超过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而这一年美国人运来的貨物（除去現銀不計），其中一半是鴉片！一八二二年美国众議院商务委员会的报告書上指出，在整个美国对外贸易中，中国的重要性是“不次于任何国家，除了英国以外”。也就是說，占美国对外贸易第二位的对华貿易，主要的乃是鴉片走私！

美国領事包庇鴉片走私 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严禁鴉片的，美国政府則奖励鴉片販子来毒害中国人民。上面已經提到那位宣传鴉片走私的蕭先生，政府派他做了广州領事。在一八一五年，中国官方得訊有条美国船带着鴉片泊在广州附近的黃埔，派了官吏去查时，却遇到美国領事威尔考克斯 B. C. Wilcocks 也正在船上。这領事把貨艙封住，盖了領事的官印，中国官吏仍然把貨艙打开了，原来鴉片正藏在米、糖和茶叶包的下面。这位領事和这条鴉片船的船长本是亲兄弟，自不免更要包庇掩护一番。两年之后，另一条美国船被海盜劫走了七千块銀元和三十五箱鴉片。这位威尔考克斯領事赶紧向中国官厅报案。当然，他“很謹慎地不提到鴉片”。不料海盜很快地便被捉住，而也查出了鴉片。这位領事居然还厚着脸皮向美国国务卿訴苦道：“我因为这事受到了两广总督不少的輕蔑！”

只有一家美国店不販鴉片 所有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当时都經營鴉片生意，仅仅只有一个例外：一个虔信基督教的名叫奥利芬特 D. W. C. Olyphant，始終不肯干这伤天害理的醜聞行当。他因此被別人笑他迂闊，他的店鋪也获得了个諺号叫“圣郇山的角落” Zion's Corner（Zion 山在耶路撒冷城外，是基督教的圣地）。有一个美国鴉片販子亨特尔 W. C. Hunter 回国后隱名写了本“广州番鬼录” The “Fan Kwae” at Canton（广东話叫“洋鬼子”为“番鬼”），書中描写了在他所亲历的将近二十年（1825—1844）中美国烟販子的活动情形。他說：“在广东販鴉片对于外国亡命徒們，真是一桩輕

易而舒服的勾当。这生意做起来既愉快，收入又保险。”所以美国鸦片贩子们不但流连忘返，而且着意培养后进人才。亨特尔就在十九岁上便被送来中国。当时资格最老生意最大的是顧金斯公司，这公司的老板在一八〇五年就派了他的十六岁的外甥約翰·顧盛 John. P. Cushing 到广州分公司来学生意。临别贈給这孩子一册莎士比亚集。以后又谆谆教导給他“关于土耳其鸦片的知識”。写信告訴这孩子：“这鸦片在地中海一带两块錢可以买到一磅，如果在中国能有跟印度鸦片同样的身价，那么就非常賺錢了。”又問道：“运上岸有沒有一点危险？每箱付了多少賄賂？”我們不曉得这孩子的莎士比亚念的怎么样，但他在鸦片生意上确沒有辜負舅舅的苦心。在广州整整住了二十五年，在鸦片事业中成为出色的領袖人才，使得顧金斯公司在一八二九年独占了在华貿易的一半！他的另一个絕不稍为逊色的本家兄弟加勒·顧盛 Caleb Cushing，我們在后面还要提到。

美国国旗掩护鸦片走私 一八二一年，在出名的“爹刺那非丫案件”Terranova Case 中，鸦片又被中国政府公开发现。两广总督令十三行行商轉知美国領事，以后領事須亲自查視每一条美国船，并永远禁止运鸦片的 Robinson 号和 Emily 号船再来中国。于是美国鸦片贩子們联合签名宣誓說：“無論从道德或慈善的观点来看，或是仅仅为了商业，我們都极願看到鸦片在中国的輸入与吸食是完全停止。”但就在他們签名宣誓三天之后，在澳門率領美国兵艦的海軍少校里德 George C. Read 向海軍部报告道：“鸦片貿易仍在沿海进行。我将并不驚訝于听到他們是在挂着美国旗走私。”德涅特 Tyler Dennet 的“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書中也說：“美国旗是广泛地被用在掩护鸦片走私上，美国人积极地参加这种貿易。材料証明，連駐广州的美国副領事也牽涉在这种走私生意內。”从一八二一年起，中国政府更加严格地

查禁鴉片。于是鴉片販子們把走私总站移到珠江口外的伶仃島，在那里常年泊着躉船；这在鴉片貿易史上称为伶仃时期，以别于此前的黃埔时期。杜勒斯 Foster Rhea Dulles 在“早期中国生意” The Old China Trade 書中說：“鴉片生意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比正当生意还容易做。既不要关税和陋規，又是現款交易，利益又高又固定。”在伶仃时期，鴉片走私是更加扩大猖獗起来了。

特制“鴉片飞剪船”武装走私 美国人为了大規模地武装走私，还特別建造了許多“鴉片飞剪船” Opium Clippers 据路波克 Lubbock 在“中国飞剪号” China Clippers 和克拉克 Clark 在“飞剪船时代” Clipper Ship Era 書中的描写，这种船是：

“首先，其速度可以超过任何别种船只。其次，是装备着重武器。例如羚羊号 Antelope 船的每边有两門大炮。在中部还有更大的‘长湯姆’ Long Tom 炮。在主桅周围架着大量的槍矛。后甲板的武器箱內充分地装着手槍和刀剑。”

有一个“鴉片飞剪船”上的船員說过：

“我們有充分的准备和那些流氓的中国人冲突，也决不因一两只中国兵船而改变航路。”

这些美国浪人們，居然也要把“流氓”的字样加到別人头上呢！

中国史上第一次人民反美反英大示威 一八三八年，中国掀起了一个禁烟戒烟运动的高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記載当时“戒食首繳烟槍者，以数万計。其畏法自行弃置烟土烟具，暨奸徒废业远逃者尤多”。外国鴉片販子們大概也感觉到，这运动再扩大下去的話，对于他們的生意实在不妙。十二月十二日，中国官吏押着个中国烟販，到洋館外面的廣場上执行絞刑。美英鴉片販子們竟認為是对他們的故意侮辱，不許执行。亨特尔在書中七十五頁描写他們：